

单身父亲养的儿子竟然不是亲生的

社会写真



曾鹏宇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她是国内最大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;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,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;背叛、欺骗、谎言……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;名人、明星、罪犯……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;这不是虚构编造,却是生活静默存在的真实;这不是八卦揭秘,而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;这是一幅映射中国社会血缘观念剧烈动荡的写实画卷。

上期回顾

2005年8月,一个40多岁的男人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来做亲子鉴定。邓亚军发现他在社会上是个名人,这个女人多年前和他生了一个女孩,但男人不知道,现在因为这个女人无力抚养孩子,就找到了这个男人。最后证实女孩是这个男人的。

2005年10月的一天,秋高气爽,邓亚军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,说他有个朋友需要给孩子做亲子鉴定,想找邓亚军帮忙,她爽快地答应了。

第二天熟人的朋友王兵就带着孩子来了。可能是做过刑警的关系,邓亚军对一些细节有非常敏锐的直觉,经常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判断出对方的大概情况。

这个男人40多岁,衣着光鲜,手里拿着一个BMW的车钥匙,看样子应该是事业比较成功的那类人。最关键的是,他没有一般亲子鉴定委托人那种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模样,谈笑风生,神情轻松。

邓亚军在实验室进行DNA提取实验时,他带来了一个很可爱的男孩,“这是我儿子小龙,9岁了,叫阿姨。”小龙睁着黑溜溜的眼睛看了看邓亚军,一声“阿姨”叫得又响又脆。

父子俩的情况的确很简单,王兵是外地人,但是很早就来北京做生意了,现在已经有一定的事业规模。因为工作忙脱不开身,他一直没有回家乡给孩子上户口,孩子7岁后在北京一直是借读。但是随着孩子越来越大,没有户口越来越不方便,所以王兵准备过一段时间专门回一趟老家,把孩子的户口报上,然后让孩子在当地读书,由父母照顾,这次做亲子鉴定就是给孩子报户口的必要手续。

邓亚军就按程序给王兵和小龙取了血液样本,约好一个星期后直接来取鉴定报告。

没想到鉴定结果让邓亚军一愣,小龙和王兵在几个位点上DNA数据不一致,两人之间根本没有血缘关系!

邓亚军让另一位同事帮她复核,最后仍然显示这是个排除的结果。这时正好熟人打电话来询问鉴定情况,邓亚军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他。对方非常吃惊:“不会吧,真是排除的结果?!”邓

亚军说已经复核过,应该没有错。

“怎么会是这样?”熟人一个劲儿地说,有点不敢相信。邓亚军想想建议道:“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孩子的母亲?”熟人有点挠头了,他告诉邓亚军,王兵跟孩子母亲早就不在一起了,这么多年都是王兵一个人在带着小龙,虽然平常都是保姆照顾,但他对孩子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,多半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可事实就是事实,谁也改变不了。

第二天王兵兴冲冲地一个人来了,显然熟人并没有把鉴定结果告诉他。寒暄间王兵还跟邓亚军说:“我已经订好明天的机票,等拿了结果就带着孩子回老家去。”他边说边从邓亚军手里接过鉴定报告,当看到报告最后“不支持王兵是王小龙的生物学父亲”结论时,表情瞬间就凝固住了,屋里也一下没了声音。“这个‘不支持’……是什么意思?”王兵的声音已经没了刚才的轻松。邓亚军只好如实相告:“你跟孩子没有血缘关系。”

王兵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,“你们不会搞错了吧,这怎么可能呢?”邓亚军说:“应该不会有错,我也没想到,已经复核过了。”

王兵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呆呆地坐了一会儿,然后掏出手机,打电话退掉了机票。“那能鉴定出小龙头父亲是谁吗?”他问。邓亚军摇头,“没有样本鉴定不出来,你应该先去问一下孩子的母亲。”

王兵“砰”的一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,“我上哪儿去找她啊!”

喝了一口水后,王兵似乎没那么激动了,才把孩子的身世告诉了邓亚军。很多年以前的一次应酬中,他认识了孩子母亲——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孩林娟,林娟比王兵小不少,当时在王兵他们经常应酬的夜总会做陪酒女郎。王兵很喜欢林娟,对方对

事业有成的王兵也很有好感,很快两人就住到了一起。

住到一起后王兵就不让林娟再去夜会上班了,他知道在那种地方陪酒意味着什么。他告诉林娟,以前的事情他不计较,为此他还煞费苦心给她地安排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。

在一起半年左右,林娟忽然跟王兵说自己有了三个月身孕。王兵没有怀疑,非常开心,为此甚至准备跟她结婚。没想到林娟对王兵说:“结婚很辛苦,对安胎不好,再说那不过是一个形式,我也不是特别在意。”

林娟的这个态度让王兵很感动,他觉得这证明林娟真正爱的是他的人,而不像其他女人,多少是为了他的钱来的。

后来小龙出生了,王兵非常高兴,甚至用林娟的名字买了一套房作为礼物送给她。没想到孩子出生没多久林娟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,不再那么用心地带孩子,跟王兵之间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甜蜜了。

开始王兵还以为林娟是做了母亲后一时调整不过来,可是后来林娟对他越来越冷淡,甚至开始出现夜不归宿的情况,这让王兵忍无可忍,两人爆发了一次很强烈的争吵,王兵一气之下提出了分手。

分手本来是王兵在气头上的话,没想到林娟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王兵心里后悔,又不知道该怎么说,想到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,就提出孩子由他抚养——他以为这么一说,林娟会不同意,这样两人还能有回旋的余地,没想到这个要求林娟又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但要求王兵支付一大笔赡养费。

事情后来又多有波折,王兵多次想挽回,但不知道林娟因为什么原因,铁了心要跟他分开,总是闹得不可开交。王兵无奈,最后只好同意分手,除了那套房子外,林娟还拿到了

一大笔赡养费。

分手之后,很快林娟就如同消失了一般,再也找不到踪影。开始王兵还以为她会回来看看孩子,可到了约定的时间她依然没来。王兵也曾想过找她,人海茫茫,哪儿又能找得到?

看到这份鉴定报告后,王兵才算彻底明白了,林娟在跟他交往的同时一定还有别的男人,她也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孩子不是他的,所以才宁愿不结婚,分手拿到钱后就干脆选择人间蒸发,“而我完全蒙在鼓里,替她白养这么多年孩子!”

虽然王兵的遭遇值得同情,但孩子却是无辜也是无罪的,邓亚军想起那个可爱的孩子,忍不住问王兵:“那你准备怎么办?”王兵非常郁闷地摇摇头,“现在脑子太乱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先前的轻松的表情已经完全被沮丧所代替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邓亚军从熟人那里听到了王兵后来的事情——他本想通过那套房子找到林娟,没想到去有关部门一查,那套房子在三年多前就已经被林娟转卖给别人了,买家根本不认识她,无奈之下王兵还是只有放弃。

为此邓亚军也有点不解,按说王兵也算是个精明的生意人,怎么林娟瞒他这么久都会毫无察觉?熟人叹了口气说:“越是王兵那样的生意人,对枕边人才越不会防范,谁会想到朝夕相处了那么久的孩子,原来肚子里怀的居然是别人的孩子呢!”

至于小龙,最后还是以被王兵收养的方式在当地上了户口,并留在了王兵父母身边上学,但是自从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后,王兵对孩子多少有些疏远,以前父子俩天天在一起还觉得时间过得快,现在王兵最多一年回家一次,电话也很少打,弄得孩子总是哭着喊着要爸爸。

这些后来的事,听得邓亚军心里非常难过。

大家身上出现莫名其妙的溃烂

惊悚悬疑



南派三叔 乾坤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六十多年前,十万中国远征军溃败怒江,胡康河谷尸首如山,那片土著口中的魔鬼居住地无人再敢接近。

只在隔年,一个绝密指令下达到新三十八师,一支特别分队不容打探、不容质疑、绝对服从,潜入野人山执行不知终点的任务。他们要去寻找什么?那片看似平常的丛林诱惑着他们、捕猎着他们?当他们历尽九死一生,所有行动推进到终点、真相揭晓的那一刹那,他们愕然发现,此前遭遇的种种震惊竟如此不值一提……

上期回顾

军医的腰断了,天寒地冻的,根本没办法把他救出去,军医豁达地让他们走,赵半括非常纠结,最后只好忍痛舍弃他而去。刚爬出雪窟窿,发现外面多出了一条冰路,前面出现了一个日本人的基地,进去后看到一个金属物。

王思毫的视线盯在了那个金属物上,问道:“这是什么玩意儿?”赵半括看老J那么忘我地研究着,就道:“先保留疑惑,反正老J还在,等他研究完了,总会给我们一个解释。”

话音刚落,门外嗒嗒嗒传来一阵枪响,跟着小刀子的叫声就传了过来:“妈的!还有鬼子!”那三声枪响声音听起来闷,位置应该在大门附近,他们迅速跑出去,看见进来的大门竟然被关上了,门边躺了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。赵半括很奇怪这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?并且动作还这么古怪,好像临死前想把门关上。

这里没看到小刀子,他往门外看去,大门外的地面上明显多了几行脚印,直直地往外延伸,应该是小刀子从这里追出去了。正踌躇着要不要跟出去,门外传来了脚步声,小刀子和土匪一前一后跑了进来。回来后他也不说话,直接把赵半括拉到了里面,走到墙角,在墙壁上乱摁了一通,有一道门就轻轻地打开了。

土匪说道:“队长,刚才鬼子从这里钻了出来,我和刀子干掉了一个,可是另外一个跑掉了,我们没追上。”赵半括点点头,往门里看了看,里头好像是个隐藏的仓库,放着一些武器,再往里一搜,靠墙还有三个死人,身上也都穿着白色衣服。没有发现更多的东西,赵半括就钻了出来,小刀子说出了自己的推测:“咱们一路遇见的鬼子,可能根本不是要攻击我们。他们是在逃。”

赵半括被这话说得一惊,这才想起来,那些被他们打死的日本人看上去都很瘦弱,确实不像平常看到的鬼子兵那么粗壮,小刀子继续道:“那些人应该早就有伤,而且他们跟咱们在路上遇到的死鬼子很像。”小刀子说着蹲下来,撕开那个鬼子的白色衣服,鬼子脖子上的泛红溃烂马上暴露了出来。

“我操,这里的鬼子怎么都烂了?!”几个人顿时退后一步。王思毫皱着眉头道:“队长,日本人在这里建造这么一个铁屋子,还把那半架飞机用水泥和铁块封起来,难道,瘟疫来自于那架飞机?”

赵半括想了想,觉得不好乱猜测,就道:“老J知道飞机里是什么东西,但他没做任何防护就进去了,如果有瘟疫他绝不会那么草率。”说着就招呼其他人回去。小刀子却拦住了他:“队长,下结论之前,先看看这个。”说着他就解开了自己的衣扣,拉开了衣服,一下所有人都吸了口冷气,只见小刀子的胸口到脖子的部位,竟然泛起一片淤红,中心已经出现了溃烂的迹象。

“昨天,遇到那些死人之后。”小刀子平静地道,“这不是瘟疫是什么?”“为什么你染上了,老草包和我们没染上?我们都见了那些死人。”土匪看向小刀子,眼神有些锐利,“搞不好是你之前染上的花柳病。”

“你没看过,怎么知道自己没染上?”小刀子冷冷地把衣服扣上。其他人被他说得一惊,立即解开自己的衣服看。土匪也把自己的衣服扒开了,去看自己的胸口,赵半括就看见他的腹部也是一片淤红,一边王思毫撩起自己的袖管,瞬间就拉了下去。赵半括没有看自己,但他知道事态已经要失控了。

赵半括对大家道:“走,咱们去问个究竟。”他们回到室内,看到老J在那边埋头做什么,同时一个声音传了出来。赵半括心中一惊,那声音他太熟悉了,他一把扯开王思毫和小刀子,劈头就看到老J正把那个从尸坑里弄出来的盒子放在地上摆弄着,接着钻进了飞机尾巴里,走近一看,他正飞快地把盒子的一头插到那个满身导线的金属物上。

金属物上有个很大的凹槽,盒子

放上去后竟然好像成为了一个整体,接着老J又飞快地在盒子的九个圆形旋钮上拧了几把,之后长出了口气退了出来。小刀子一把扯住老J,问道:“盒子,为什么在这里?”老J不以为意地道:“它本来就该在这里。”

小刀子顿时大骂起来:“什么叫本来就该?少他娘的说那些拐弯抹角没用的话!”小刀子解开了衣服,老J看到了小刀子胸口上的溃烂,怔了怔,赵半括就道:“老J,我们是职业军人,我们会服从命令,但我们不喜欢无谓的冒险,这架飞机里运的是不是什么细菌武器?为什么你没对我们说要采取防护措施?”

老J叹了口气,把自己的手也伸了出来,只见他的手掌也已经溃烂了,并且溃烂得比小刀子还要严重。赵半括很惊讶,因为就在进来之前,他看过老J的手,清晰地知道老J的手是没有问题的,这些溃烂肯定是在这十几分钟里产生的。飞机里的东西果然有问题。

老J忽然笑了一下,“别害怕,这是暂时的,只要把飞机的缺口堵上,我们就安全了。当然,会有一些后遗症,但不会立即没命,为了我们的最终目的,这值得。”

“不是细菌武器是什么?”小刀子却不给老J时间,立即追问道,“我们身上到底怎么回事?”老J顿了顿,笑容收了起来:“对不起,我必须快点做完手头的事情,否则我们会受到更大的伤害。你们等我几分钟。”

赵半括和王思毫对视了一眼,然后把枪一背,说道:“去帮忙,已经等了那么久,不差这几分钟。”十分钟后,被砸开的缺口被重新堵好,老J让众人来到外面,说十米之外还是安全的。

他们来到外面,把房间的铁门用铁杆扣上后,赵半括就立即道:“老J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老J瞟了一眼他们,做了个稍等的手势,就让小刀子

露出伤口,仔细检查了一下,道:“还不算太严重,等一下上一点药,几天就好了。”

“少假惺惺的,谁信你这一套。”小刀子用力把衣服拉上,“你今天不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,老子绝饶不了你。”老J微微愣了一下,眉头皱了起来,看着四周几个人,做出一副好笑的表情:“你们这是在审讯我吗?谁给了你们这种权力?”

这时赵半括已经不能不出头了,他站前一步,说道:“我是队长,现在所有队员身上都出现了溃烂,我怀疑和里面的飞机有关系,如果我们全都得病死亡,那就意味着任务失败,所以我有权力知道真相。”

老J看了一圈,最后说道:“你们真的很想知道?有些事,不知道比知道好。”小刀子发怒了,也不看老J,转向赵半括用力道:“菜头,老草包的尸体还在坑里,他死都是为了谁?廖队长死又是为了谁?!这老毛子还他妈的要隐瞒?他再不说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

赵半括有些紧张,他知道小刀子的脾气,身子下意识往老J的方向靠了靠。老J看着已经怒到极点的小刀子,终于摆了摆手道:“好了,不要吵了,阮小姐,请帮我一个忙,在我跟他们谈话的时间里,把这里的事发个电报汇报一下,让他们尽快做决定。”

阮灵应了句好,就走到被王思毫卸下的电台前开始发报,然后老J说道:“你们跟我来。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”几个人跟着他来到外面的房间,只见老J走到一堵贴着一张结构图的墙边,他们一眼就发现那张图里的东西,就是他们在飞机里看到的東西。上面浸着血迹。

“这就是我们所有行动的终极目的——”老J指着结构图道,“也就是你们在飞机里看到的東西,也是你们身上这些——”他想了想,“烧伤的源头。”